

卷三十七

~ 16  
2603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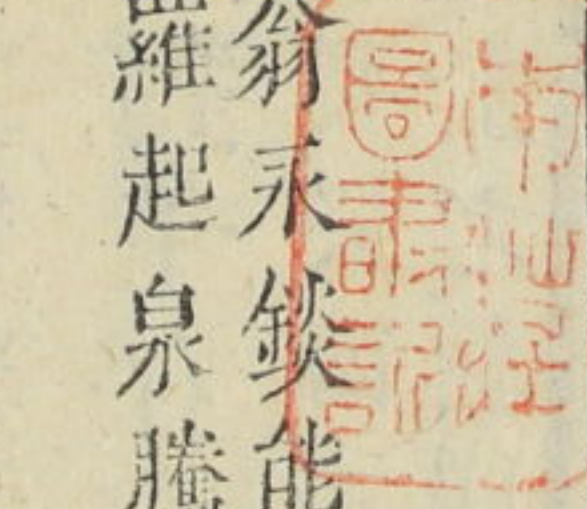
16  
2603  
21

昭明文選集成卷第三十七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翁承鈇能平

羅起泉騰源



表下目錄

置守塚表

讓中書令表

薦譙元彥表

解尚書表

謁五陵表

加贈劉將軍表

讓宣城郡公表

讓吏部封侯表

作薦士表

讓襲封表

求立太宰碑表

以上共十二篇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又張悛字士然吳國人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悛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



為太子庶子。按此表只及孫堅孫策而不及權是權已置有守冢之人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後武王入殷而建宋。後春秋征伐則晉

修虞祀。燕祭齊廟。左傳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修齊之宗

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後愚謂子孫不肖誠仁聖所哀悼

而不忍也。故三王五世敦繼絕之德。湯武春秋貴柔服之義。頂

晉燕人已柔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五臣祀。

服代修其祀無不修其祀。修其祀則必為置守冢。存存其生前。漢書詔曰。秦

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

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由三代而

哭其喪。春秋。山。春秋而漢有國則子孫主之。無國則興王代為

舉行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

興疾顛。禮之若舊。銑註。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位齊尊而力均。敵功奪其成。破之也。恩與其敗。哭之也。暴

謂禮與六國同。數語鍊得出。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初懷王

乃以魯公禮。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

則楚廟不墮。許規切。善作懸。有後可冀。言羽當日若能以王爵終其身。子孫亦能如吳之代有哲王。倘

後來力屈。歸附漢。必與以封邑。使守祖廟。是有後人可冀。望不

必漢代為修祀。與置守冢。惟其不然。故高祖不得不代修其祀。

及置守冢。則以楚例。吳以漢例。晉以楚之子孫例。吳之子孫見

為修祀。置守冢。乃天理人情之至。曲而能達。當時孫皓是力

是從情理上推出。伏惟大晉。應天順民。五臣武城止戈。左傳

止戈。西戎有郎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即叙。謂修其朝

為武。西戎有郎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即叙。謂修其朝

為武。西戎有郎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即叙。謂修其朝

為武。西戎有郎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即叙。謂修其朝



曰馬市在城東吳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

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作未足以喻此只侈言之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

里向註孫氏謂皓子弟金印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晉官佩晉印綬千里謂臨蒞之地當時受恩多有

過望其所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鳴鵲恤功愛子及室四句

言恩已及其後人更當念其先世恤功即所云恩勤鸞閣故天

也葉與子喻後人根與室喻先世良註子喻皓室喻吳國故天

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自葉流根則恩無不遍因其所追

惟吳偽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遭漢室

之弱值亂臣之彊即董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

神器於甄井吳志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

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天子璽符也吳書初堅入

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威震群狡名顯往朝

表孫堅以上極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孫策字伯符堅子權稱尊號

徒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故衡山王芮從百越西赴許

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以上極夫家積義勇之

基倡義世傳扶危之業扶漢進為狗漢之臣謀迎退為開吳之

主自君而蒸嘗絕於三葉三葉孫堅孫策孫權祀典不舉園陵

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

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應書書其名於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

籍為置守冢及祀置守冢表

昭明文選集



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五臣已輕向註

功勞則嘗効力於漢代論德澤則嘗施惠乎江南正其違命之

刑則漢魏之時未為晉寇若緣孫皓之坐則年代之久遠祖應

輕反覆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

痛快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

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按孫氏奄有江東緣中原多事因利乘便而有之非漢裂

土而封之也亦與蜀其為漢臣終操之世不敢窺竊神器

正恐吳蜀二國仗義執言耳且民殷國富賢士為用即此

便是功德在人可以廟食起處將帝王之興必加恩先代

立案然後借楚漢已事引例相形見漢之於楚生前敵國

尚加恩其死後况吳之於晉先代併非敵國乎末只收到

置守塚而不及廟祀蓋守塚置則廟祀自舉事理極反覆

詳盡而行文明達曉暢尤斐然可誦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

庾元規

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

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

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中州洛陽也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晉書亮父琛為會

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有道即中宗元帝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

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既五臣無龍興即位江東既字眷同國士

又由之婚姻晉書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

浴玄風濟註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化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濯纓入仕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化頻

晉書

卷之三十七

四

物類



繁省闈出領六軍

晉書王敦表亮為中領軍省闈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出摠六軍者為王敦中領

軍伏下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

先達先進之人

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

讜既集上塵

穢也

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

以上叙元帝朝恩遇之隆

陛下踐祚聖政維新

入明帝晉書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

宰輔

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

五臣作美

實在

五臣作存

至公

書庶事康哉而至公指用人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

之兄也

私字是一篇之骨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

骨肉兄弟中表外姓之兄弟

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二句亦就天子用人說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

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

私字是表中眼

目行文利如匕首

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

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以平白而進

縱不悉全決不盡

敗得此反敲正意不言自透

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六姓章德竇后和熹

鄧后安思閻后梅思寶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

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庶姓謂與國無親者又借庶姓與外戚來

形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

權寵四海側目

根援扶踈謂援之者眾財全纏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

國為之敝

不允不當也敝謂株及者眾

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



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發明上人各私其姻遂謂后黨亦復爾嫌

疑是以疏附則信頂上姻進則疑頂上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

成重闕之內矣重闕指宮門此皆徃代成鑒可為善作寒心者

也此段合上段將古來外戚推出覆敗相承之故一由權寵過甚一由人皆以積疑之心待之故其覆敗比庶姓尤甚反覆

明夫萬物之所不通謂於情理有難通者聖賢因而不奪不奪者不冒親

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據此立言是明以已才實

嫌而退其視羊叔子表讓開府使聖聽知勝臣者今以臣之才

多未達者不少其心胸之廣狹豈可以尋尺計哉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齊居省外總兵權中領以此求治未

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歎二相王敦

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蕭祖以為丞相不受王敦字茂引中宗時為侍中蕭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

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言不

已之才不可用只以引嫌始終遮護蓋元規本非能讓之人一

則籍此以塞衆口一則為後來防身張本總是巧宦一片齷齪

也心腸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四

是其實情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

責哉背時背進取之時違上違上命謂不受中書監患責謂國

總是申上嫌家責之以違上命也三句是反叫轉見若可受何事如此

疑當避意疑當避意仰覽殷鑒量已知敝身不足惜為國取悔做壞也

傾覆之禍是以控控口屢陳丹款控控誠也丹丹而微誠淺薄未垂

察諒不允憂惶五臣本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



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銑註。今地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五臣本。有誠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按此與羊叔子讓開府同。而用意異。叔子全為國家人才起見。心事如麗日當天。此則全在外戚上較論利害。不謂已才之不堪。直謂人言之可畏。純是一片私心胸懷相去遠矣。元規相業。毫無足述。原因椒房之親。高踞要津。公議不孚久矣。此表亦是迫於物論。不得不辭。但其指陳外戚情事。確鑿亦可為後來龜鑑。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

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五臣本作桓子元。

臣聞太五臣作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上古守樸。不求聞達。今此風已虧。故有高尚之節。則顯著於時。標表也。上二句說隱者。下二句是說仕者。故有洗耳

投淵。以振玄邈之風。頂高尚。洗耳許由也。堯欲禪以天下。許由

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以其辱行。因自投清冷之淵。邈遠也。即大朴之風。亦有秉心矯跡。行異以敦

在三之節。頂忠貞。在三。是故。作五臣。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迹

所以篤俗訓民。使知忠貞。靜一流競。使知高尚。為可貴。伏惟大



晉應符御世

指武帝符即石馬出水之紋見陳壽三國志

運無常通

指惠懷愍

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神州洛陽曠土曰墟圯壞也諸處皆賊所據晉惟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壞毀

兔

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野無人斯

斯字

有識之所悼

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以上叙先世時當蹇難以致賢士絕響無聞畧作小住脚起下文

陛下

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善曰晉書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天緒天所垂之統緒指帝位

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晉書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懸梟首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

蜀平之後察求人才

廢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

左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

政弃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泥註四字皆羿之良臣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

人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

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

君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與其

生無義固不如死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音

蜀頓此二句接入下文竊聞巴西譙秀楯操貞固指忠抱德肥

便有力此文字關鍵處

遜指高揚清澗波造句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

艱易否卦君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四句見時既

不辱子道泚

之難凶命屢招奸威仍逼晉陽秋李雄安車徵秀雄叔喪亂能守義

粉危同朝露向註吻口也虎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

絕跡不面偽庭四句表其不受逆命是合高進免龔勝亡身之

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王莽既篡遣使者安車駟馬迎龔

勝勝自知不免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

薦譙元彥表

故甚汗



漢室恩原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主哉。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又薛方。字子容。王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  
 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  
 言不強。雖園五臣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東園公綺里季  
 致之。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此段極表夫旌德禮  
 賢化道五臣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五臣之上務。方今六合未  
 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以下明薦秀之意。豺豕喻亂  
 益宜振起道義。應上高之徒。以敦流遜。全之敝。若秀蒙蒲帛之  
 徵。漢書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帛足以鎮靜頽風。軌訓鬻俗。頽  
 軌法鬻。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應上篤俗靜一。九服見上。荐人  
薄也。

按桓温極有幹濟視王導諸人當遠出其上雖勢屬跋扈  
 尚知顧惜名義不同王敦之肆無忌憚故桓温得以壽終  
 王敦不得以壽終亦幸西師一敗不臣之志頓消殆亦天  
 所以全之也噫使温能正其心術即陶八州何多讓焉







封仲文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會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晉中  
爲東興公錫文篡事曾無獨固興書詔加桓玄爲楚王備九錫  
之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文皆仲文作○受僞封及  
撰九錫文勸進表此何如事尚可云無獨固之節耶虧他說得  
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忠君之情爲臣宜其極法以

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貸宥也裕誅

逆諸臣佇五臣一戮於微命佇停也申三驅於大信易王用三驅而去

者不殺面謂降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惠首領謂不殺繫維於

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泰通也裕誅玄乘輿尚未用忘進退唯

力是視不敢求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全人無今宸極反

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舊舊章與玄臣亦胡顏之厚

可以顯居榮次自吐實供佐命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註所職

私家之門違謝闕庭解職之後則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尚書私門

殷仲文身居上列又玄親黨當玄圖謀不軌能據理力爭

玄未必不懼罪悔禍不聽引身而退尚非見危授命之正

理况撰錫文禪詔不辭加僞封不辭儼以佐命自居元兇

巨憝此而不誅國家刑章將安用之且其自解曰逼脅夫

古來亂臣賊子何人何事不可藉迫脅以自解昔唐肅宗

以六等治從賊罪而張洎誅宋高宗治受僞命罪而張邦

昌誅非是何以伸天討而正人心乎然仲文所以不誅劉



裕庇之也。裕固陰以佐命之事。託之矣。嗚呼。天常反易。是時而極。未及百年。易主者屢。昭明以是篇入選。無識甚矣。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

晉書。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

河。黃河。湄。水涯。旌。旗類。晉都。江南。故以洛陽為西邁。行也。

屆舊京。威懷司雍。

舊京。即洛陽。舊都。左傳。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司雍。二州名。此是身所

經歷之地。應為處置者。

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途久廢。伐

木通徑。淹引時月。

六句言不得即往謁陵。始以今月十二日。次由於途中稽延。引牽也。

故洛水浮橋。

已至舊京矣。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

委鍾簏。五

作空。列觀宇之餘。餘所遺。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

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述征記。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



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邛之東北宣帝墳。塋幽淪百年。荒翳  
 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邛之南則惠帝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  
 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  
 幽暗淪沒也。謂沒於亂草之間。自懷帝至安帝。近  
 百年。天衢。天路。開泰。謂洛陽平情禮。郎謁陵之禮。行河南太守  
 毛修之等。沈約宋書。毛修之字敬文。滎陽人。高祖既開剪荆棘  
 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蕃衛守陵之人。伏惟聖懷。遠慕兼慰。  
 謂思念祖父。諸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陵俱修。故兼慰。按如讀張孟陽七哀。諸什字句。亦復錚錚作響。陵寢雖  
 復。玉步倏又將改。何晉諸祖之不幸也。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

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作

所先念功簡勞

簡選也

義深遠故

司勲秉策在勤必記

司勲掌記功之官勤勤於王事者

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

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

五臣無將軍

臣劉

善無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

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義始謀起義兵之始裴子野宋畧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

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韓詩密勿同心密勿義全也

及登庸朝右

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宋書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銑註登升庸用也朝



右謂僕射尹長也。謂為丹陽尹敷布。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

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宋書高祖北伐。轉穆

人入居東城。遠役謂北伐。身既外出。則國事託之穆之捍衛也。

撫撫百姓。寧寧國家。局致猶材具。幹即貞幹之幹。棟幹物之依

以立者。以上是為尚書左僕射時事。叙生前居官之績止此。

方宣讚盛化。宣明讚緝隆聖世。緝繼志績未究。遠邇悼心。言其死皇恩褒述。班同三事。三事即三

褒述其功。榮哀既備。寵靈已泰。二句足上寵靈天子臣伏思尋自義

熙草創艱患未弭。晉書義熙安帝年號。草創謂桓外虞既殷。內

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荐重也。世故世多變故。宋書義熙

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關。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

之志。勸虛循承虛而下。循從之。

之。匡翼之勲。豈惟謹言嘉謀。溢于民聽。匡正翼佐也。讜言善言

者。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士造

而出辟君也。詭辭而不出。不以情實告人。此事隔於皇朝。即朝廷

其所謀。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五臣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

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靈濟其事者。以上

內參帷幄之功。履謙居寡。居寡謂不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

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向註。抑絕謂拒封爵。古者天子

為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調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甄表也。錫之

土宇。以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秩祿

表其功。

放苞軒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希  
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翰註契濶勤苦也屯難夷平也

蘭謂與穆之爲友見易經義深情感言分義  
既深交情相感與衆不同上合調合上意

按誅桓玄以平晉亂穆之功自不可沒但當日西征北  
伐功名日盛宋之代晉革命已成穆之造膝詭辭安知非  
如却超之於桓温也幸而穆之即死未與革命之事尚得  
爲晉臣耳此番求錫土宇以旌其功正欲借穆之以歆動  
朝士陶靖節有見於此所以隱於故園之松菊也文極古  
質而色尚木潤澤

爲齊明皇帝

善無

帝作相

善無

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

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  
昌侯廢爵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

任彥升

銑註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  
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臣鸞

五臣

言被臺司

五臣

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五臣作

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

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  
之弟禮記兄弟之子曰猶子漢書齊悼

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置  
齊王上坐如家人禮謂畧去君臣之分

世祖武皇帝善無帝情

等布衣寄深同氣

齊書世祖武皇帝諱順字宜遠太祖長子  
布衣布素之交指朋友全氣全胞兄弟武



皇大漸實奉話。戶言。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話言。謂屬。雖自

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善作識量已。善曰。韓子。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

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日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頰。故曰。自見之謂明。四句緊承上實奉話。言來上

二句。言受寄重事。已不能自見其力之不勝。故曰。蔽下二句。則言當受寄之時。據愚夫一至之誠量。已必不負。話言原處。一偏

之識。如下所云。四句。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

不無晦處。註家尤混。側書顧命。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又后憑玉几。綴衣

則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憑玉几。以發命。同謂固辭。遂荷顧

託導揚末命。書顧命。后憑玉几。道揚末命。荷雖嗣君奔常。獲罪

宣德。嗣君鬱林王為王室不造。職臣之由。造成也。謂已失輔導

之由。反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翰註。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

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

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玉。不負社稷也。數句

大意是言。已之受托於武皇。猶博陸之受託於武帝。鬱林王之

廢與霍子孟。不敢負社稷之對。同總由平日不能諫。王致其失

德。被廢。故無救於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向註。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非臣之尤

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濟

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武園。武帝園陵。悼。傷。寧容復。徵。榮

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無聲而泣。下曰。泣血。於家恥。宴五臣安於國危。良註。徵求也。家恥。謂嗣君奔常。晏亦

引咎。見鬱林所以見廢。總由已不能犯顏強諫。有失輔導。聽其

言純是一片忠悃。從來老奸巨猾。多以此術結君之知。取人之



國信乎君子不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以下歷辭新命漢書

以言舉人也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神州

郎揚州刺史列岳全於方岳諸侯人所儀刑也此辭驃騎大將軍及揚州刺史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註司會主天下之事若

今之尚書宋書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且虛飾寵章委成

黃初初改為中書令此辭尚書及中書監名不稱實曰虛飾禦侮大

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將軍事此辭加兵五千人但命輕鴻

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戰國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

全歸全歸於不負話言一貫者不以人譽而辭一官不減身累

喜不以人毀而懼總期踐其受託之話言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

謂受寄話增一職已黷朝經違國家經常之制

言之重體國之誠非是以讓求名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二句是言

國家以已之功同乎古人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善作越為期不敢聞命此

是辭宣城郡公另叙左傳晉侯滅赤狄潞氏賞桓子狄臣千室近甸即宣城郡近帝都光宅謂建國立家光顯其居奄有全邦

謂封宣城郡公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善作固永昌

之丹慊獲申慊不足也滅榮緒晉書羊祐封鉅平子世祖受禪

同三司祐表讓庾亮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辭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承上言羊祐讓開府不受庾亮讓中書監不受苟曰易昭敢守

當日皆從其請故曰有餘裕是欲借彼以例此難奪故可無心引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也言

讓新命出於誠心易為昭察守此初心不可奪也新命收回故可庶幾一其心以大國家之謙議酌已所能以親庶務數旬殊

屬沉晦六朝多有此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善有臣諱誠煌以下六字



按表中總以實奉話言一句為主。見新命。可辭。若受托輔。政出於先帝。顧命此則已之職。任決不可辭。緣當日鬱林。既廢。嗣君新立。大權盡出其手。朝廷大臣皆所指縱之鷹犬。廢帝自立。皆已不言而喻。落得虛讓一番。任昉後為宣德皇后作命。而梁遂以篡齊。此為蕭鸞作表。而兄遂以篡弟。然則昉誠。取國之奸賊哉。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註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

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翰註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五臣作宵城縣

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中謝五臣無臣素

門凡流。輪翮無取。張戴贈秦子琰詩曰輪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慚狂狷。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漢書韋賢少子玄成

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負書燕魏空。

羸不如一經。法言童子雕蟲篆刻。二句言無學術。

封侯表

乙

收



殫菽粟躡屩齊楚徒失貧賤戰國策燕秦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史記虞卿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

屨草履也徒失貧賤謂徒失之於貧賤四句言無遇合以上皆叙微時事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

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漢書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又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

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又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

殺清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四句言因

居官而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漢書秦道赭衣有罪者之服又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以

千金與獄吏教以致詞乃得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東觀漢記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女為妻不

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四句言因被謗而得罪家居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四句言年復職亂離斯瘼莫欲

以安歸二句是因東昏侯之亂遂決計歸隱如下所云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皇

數畝控帶朝夕全潮關外一區悵望鍾阜四句言有田廬可守一區謂宅鍾阜鍾山

之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趙女見楊惲與孫會宗書漢書楊阜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書疎廣事折芟燔枯此焉自

足後漢書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坐以蒲薦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四句言梁臣豐等

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六句是言

已為齊臣而歸梁不全佞命功臣離心謂齊同德謂梁泥首

降者稽首至地故首沾泥輿棺降者以車載棺自示當死

訟謳歌示同民志二句言已全庶民歸梁下而隆器大名一朝

則言吏部封侯非已所堪

漢書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又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

道赭衣有罪者之服又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以

千金與獄吏教以致詞乃得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之貴也東觀漢記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女為妻不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四句言年復職亂離斯瘼莫欲

以安歸二句是因東昏侯之亂遂決計歸隱如下所云

數畝控帶朝夕全潮關外一區悵望鍾阜四句言有田廬可守一區謂宅鍾阜鍾山

昭明文選卷之三十七

仿范軻

漢書文紀

十一

仿范軻



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隆器高位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臣五

作鄧。良註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忘捨講之尤存

高祖同居鄧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然諸公之費東觀漢記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

祐曰不敢尤過也又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俯

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

臣雲中謝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語見書經

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後漢書郭泰字

鑒許邵字子將好獎人倫多所賞知人其獎拔士人皆如

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襄陽者

舊傳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

得其半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薦七人

宜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

不亦衆乎比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五臣發顧無足

算五臣王基於童幼暫發謂偶中筭不得知人在魏則毛玠公方

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

雅亮公正魏氏春秋山濤為選曹知人之難齊季陵遲官方清

人遠落謂不相及以上言選曹知人之難齊季陵遲官方清

亂淆亂邪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元和元年置鴻都

用辟召士君子皆恥與為列漢記靈帝即位太后金章有盈筭

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虞預晉錄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

日貂不足狗尾續又謹曰金章蒲箱尚不可長言小草創惟始

人在位者衆金章刺史印以上言齊季選法之弊草創惟始

召月文選集卷之三十七 讓封侯表 三 依范軒



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銓選得人責成全在吏部豈宜妄加寵私以

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服志侍中中

大冠加金錯附蟬為文即尚書冠無材而蒙此者近世侯者功

緒參差初無一格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楚漢相距榮陽何守關

為鄧侯范曄後漢書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或

富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

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

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鄧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國班固漢書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後封為稷嗣君東觀漢記

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上曰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漢記殤帝崩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曹

叅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賜叅爵列侯食邑平陽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漢記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世祖

傅封宣德侯又栢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

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以上言古人封侯必有功德

可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顏氏家訓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

或以侍祠非列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五

侯故曰小侯既義異疇庸疇庸功也實榮乘儒者非分所宜二句

見上

封侯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承上轉下見已非不以

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以下皆引分知止自明所

農任謂祿以代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秀出世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

農故曰易農



位裁元凱任止牧伯

晉中興書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兖二州刺史中興元帝

也尚書郎古元凱

高祖少連夙秉高尚

王僧孺范氏譜汪生少連高尚不仕也

富者義所乏者

五臣作非

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

范氏譜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濟

註東朝任宋太子諮議郎下邑所居也

先志不忘愚臣是庶

先志總頂上不忘謂正法祖宗庶庶幾也

志但據上面亦不是隱逸只是不敢居尊顯之地耳

且去歲冬

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五臣作爾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

劉璠梁典齊末元初雲為廣州

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冢司三公也

雖千秋之一日九

遷荀爽之十旬遠志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善曰東觀漢記車千秋高祖園寢郎知武

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一月九遷至丞相然日當為月字之

也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

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  
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微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臣雖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

此是將尚書及侯總辭無功德而居高位名與實俱喪

陛下不棄菅

荊

苦

愛同絲麻

雖有絲麻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無復貳辭謂不移平生之言

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葵章載穆

微物知免

善作表

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

聞穆和也尋章即寵命之言非其人允其所辭故載穆免謂免咎

按此表分作三大段看授受交失以上是辭吏部尚書  
乘儒者以上是辭封侯總見非有知人之明不可任銓衡



非有大功於國不可冒封爵豈可以舊時恩澤私相授受  
本自諸生以下又以家本素業曲致其辭之意雖行文近  
於堆砌而詞旨明達無割裂補綻之痕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向註顯齊書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

任彥昇

臣王言

蕭揚州乃昭明之叔故隱其名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貪主勞於求人

而佚於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向註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

伏

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大載禮孔子曰古者纁而前旒所以蔽明難統塞耳所以掩聰謂不

炫聰明統古冕字統古纁字音義並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六飛

同莊子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白駒空谷振鷺在

白駒空谷振鷺在

庭珠可鷺以喻潔白之士在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遷僕



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開

間。鶴冠子。伊尹。酒保。太公屠牛。令尹喜。老子

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治

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謂不復變。置神仙。傳河上公。莫知

其姓名。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

駕。從而誥之。二句。言尚恐野有遺賢。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

兼采。二句。是比。而善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嚮子。昔者大禹治

此是借言不留情。寢議。五臣。廟堂借聽與阜。寢議。寢其議也。廟

音樂。九工。已見上。寢議。作義。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

實不違。微倖路絕。任重。謂始安王揚州刺史。兄弟。勢門。上品。猶當格

以清談。向註。格舉也。言勢門之。英俊。下條。不可限以位貌。四句

位貌。謂位。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恩晦。七葉重

早年輕。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恩晦。七葉重

光海內冠冕。家世可想。良註。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翰註。迪。蹈也。言神情。叔寶。理遣之談。彥輔

名教之樂。晉書。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

王平子。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故以暉

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彥輔。樂廣。字。言兼二子之美。故以暉

映先達。領袖後進。晉陽秋。裴余有風操。十餘歲時。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韋昭。吳書。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班彪。幼

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風致。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召月之選集

卷之三十一 薦士表

故臣



荀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表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前李公矣向註言暎繼祖父之德亦如是○以上終王暎事

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善有字僧孺三字理尚棲約思

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極寫其刻苦劉璠梁典王僧孺字僧孺六歲解屬文梁興

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耕或為研吳志闕澤字德潤家世農夫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矣至乃集螢

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車肩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孫

氏世錄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漢書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

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寫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漢官制度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後漢書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所陳皆補益王政者著

之南宮以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

山并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豈直臆延鼠有必對之

所忘失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臆延鼠有必對之

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摯虞三輔決錄竇攸舉孝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

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與前段遙對為章法落簡註見李善上文選士表

無不周知終王僧孺事疎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

質疑斯在四句言二人各有所宜總東上文暎並東序之秘寶

瑚璉之茂器書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已之言雖不足

重二子之才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有云云字

名月文選集序

卷之三十一

薦士表

定

效范千



按表中先後層次極分明而引用故實畧加點竄剪裁如  
出也手富麗之文以流為貴方無堆砌壅遏之病大抵六  
朝文初閱繪眩目似難驟解若就其引用求其歸趣意盡  
於言又不難一目可辨言盡而意不盡其惟周秦兩漢乎  
若其雕琢工緻詞句清新殆猶古樂之有鄭衛五色之有  
紅紫乎雖非昔所珍亦為今所寶

為楮諮議纂讓代兄襲封表

向註纂南康郡公楮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賁襲爵纂既長大賁上表請歸封於纂天子許焉而纂上此表讓於賁也

任彥昇

臣纂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奔所請以臣襲封南

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五臣作承五臣作家允

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楮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纂按長子上應有庶字左傳王子朝曰

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濟註司徒公名掌國邦教勲功錫賜也土宇謂南康郡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

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言兄賁有止足之

屣然遂乃遠謬推恩非所當推而推曰謬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引

然遂乃遠謬推恩恩即先世勲蔭之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引



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左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上二句言賁讓國之賢下二句

言已不當昔武始追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了

受賁之讓東觀漢記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

為理屈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廟

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

稱病令翁移臣又丁緜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

盛逃去鴻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

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

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武昭侯是兄病當襲封陵陽侯是年且

長當襲封以見兄既非病已不居長不同二子比例確切且

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二句見已雖係嫡子父在日

更不當襲封此又據禮經為讓禮繼別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承

為宗別子之嫡族人尊之謂之大宗天謂父死未訣之時理絕

惟情事觸目崩隕天道無終而云終天謂父死未訣之時理絕

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

而臧去之札雖不木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德上豈曰

能賢左傳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上就父命

上見其不可受此就道理上見其不可受比例精確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意決不任

勝善作丹謙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按駢體文多失之浮泛而寡味似此之根據確切氣度淵

永者少矣純是臨摹東京人手筆選中彥昇文當以茲篇

為最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

鉞太宰蕭子顯齊書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

風風聲猷功德

沒著微烈

微美也烈郎功德

既絕故老

之口必資不刊之書

故老已盡則不復傳其當時行事必籍記載以傳之四句泛起

而藏諸名

山則陵谷遷貿

易也

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四句承上記載亦不可恃起下當立碑劉

歆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府之延閣乃倒裝句法延猶留也猶云留之府閣青編殺青編以寫書簡竹簡年久則簡落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

道紀於沂川之側

四句入立碑漢書平紀郊祀高祖以配天水經註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



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  
來列七碑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二碑無字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  
西河之人皆尊禮子夏今沂川有碑人皆知尊禮夫子是擬西  
河之迹頂上素王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高祖為堯後故曰堯不曰舜

也頂上配天四句正見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君長一城  
殺後徽烈頗碑以傳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東觀漢記王阜年十

以尚幼不見聽精廬謂寺觀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  
美猶尚刊勒碑頌况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顏回之德  
不可不為故大宰竟陵文宣王臣某入竟與存與亡則義形社

稷嚴父配帝則周公其人漢書表益曰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  
立銘記與亡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廟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  
竟陵王常為齊相故以為比出藩謂為刺史入守謂為司徒進用忠以

之忠退無苟利之專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左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五臣作義藝  
習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易智周萬物而道

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  
之言竟陵王有兼濟天下之道不止樂善一端之美若人道非  
兼濟事止樂善不得與之並稱也以上言人之云亡忽移歲

序其生前德業之盛即起處所云存樹風猷也序序鷓鴣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  
之議故假鷓鴣以喻焉吳均齊春秋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  
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與



朝事而子良薨東徙指周公因疑謗而居東不敢與政事說苑  
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  
人皆惡我聲鳩曰子改鳴則可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  
不改子恐雖東徙猶惡子也

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  
謂六府子良又為魯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謂之  
三藩人畜油素家懷鈔筆葛襲與梁相賤曰曹爽寢懷鈔筆行瞻  
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竟陵王薨處望慕欲立碑以紀其功德

云沒著微烈也昔晉氏初禁立碑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亡  
見碑不可不立

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作  
之者反蒙嘉歎陳留志阮略字德規為聲國內史為政表賢黜  
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也遂共至於道破如  
冒禁樹碑然後請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

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常均為禁例外謂不故太宰淵

丞相崑親賢並軌淵賢郎為成規謂皆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

立楮淵碑郎王儉所制豫章文獻王崑碑文沈約孔稚圭等所  
制言竟陵王賢與淵同親與之同請立碑以依二人之例

寧容使長想九原戰國策秦攻齊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死罪不赦  
樵罔識其禁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  
臣之隴感焉輜軒使車四句言臣里罔孤賤才無可甄值齊

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范曄後漢書建武中  
各招引賓客六句是言已得事禁網尚寬諸王既長

竟陵王二紀是由今追昔之詞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五臣  
帷毀蓋未蓐蠅蟻珠禱玉匣遽飾幽泉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



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弊帷不棄為埋馬也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蓐蝼蟻延叔堅戰國策注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蝼蟻西京雜記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數句大意是言已受竟陵王厚恩當先竟陵王死作蓐以御蝼蟻豈意惟蓋猶存而襦玉陛下引獎名教不隔微物情使得通使臣已逝是終無可報恩之地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北陵送葬驗杜預山頂五臣作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前施謂迎喪送葬後澤謂立碑襄陽記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勲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王第七子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臨表悲懼言不自宣善有臣識惶遺愛如此以下五字

按古人作文必有根據。表是求立碑便尋出許多根據。選詞設色亦復濃纖得宜。



